

从先验理性到具身认知的语言哲学理论脉络梳理

——兼论语言“人本观”

刘坛孝^{1,2}, 焦 成³

(1.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2.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3.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人文与艺术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西方哲学以客观主义形而上学为主线,从形而上学本体到形而上学主体的演变始终脱离不了先验理性的禁锢,语言哲学史见证了不同人本观的更替。古希腊传统哲学寻求形而上学本体,语言工具论得以产生。近现代肇始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主体演变为康德的能动先验自我、黑格尔的绝对自我,他们的唯理论、先验论的哲学根基推动了现当代语言哲学先验语言逻辑的蓬勃发展,直至“体认语言观”的出现,学者们才认识到语言和认知的本质,开始重新审视主客体的双向互动。

关键词:先验理性;具身认知;人本观;体认语言观;主客体互动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3)04-0137-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3.04.014

The Evolution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from Transcendental Rationality to Embodied Cognition:
Comments on "Human-Oriented" Philosophy
Liu Tanxiao^{1,2}, Jiao Cheng³

(1. School of Humaniti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3. School of Humanities & Arts, Hunan Institute of Traffic Engineering, Hengyang, Hunan 421001, China)

Abstract: Western philosophy has traced along its objectivism metaphysics as the main line. The evolution from metaphysical ontology to metaphysical subject has never been inseparable from the imprisonment of transcendental rationality. Meanwhile, the lo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has witnessed the transfers to different proposals of "human-oriented" philosophy.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n ancient Greek seeks the metaphysical ontology, during which the view of language-as-a-tool comes into being. In modern philosophy, the metaphysical subject originated from Descartes has evolved into Kant's active transcendental self and Hegel's absolute self, and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ir rationalism and transcendentalism has led to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ranscendental language logic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philosophy. It is not until the emergence of

收稿日期:2023-04-2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A008);湖南省非洲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课题(21HACREC11)
作者简介:刘坛孝(1977—),男,副教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等研究;
焦 成(1995—),女,助教,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

linguistic "embodied cognition" does the academia realize the nature betwee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and since then their mutual interaction has been re-examined.

Key words: transcendental rationality; embodied cognition; human-oriented philosophy; linguistic embodiment and cognition; subject-object interaction

一、引言

哲学研究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或者说谁决定谁的关系^[1],据此分立出传统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人是具有思维、认知的主观能动建构体,而自然是指客观外界或者现实存在。古希腊一直遵循“求真爱智”的形而上学研究进路,认为客观世界普遍存在一种客观真理。但是,在漫长而曲折的探索真理的历史长河中,“人本因素”从未真正处于主体地位,何谈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古希腊传统毕因论时期,哲学家把客观真理归结为形而上学的本体(实体),柏拉图“善”的理念、赫拉克利特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logos)”都是形而上学本体的代名词,它们在逻辑上是先验的。相反,人始终作为形而上学本体的一个异在的对立物而存在^[2]。处于相对隐秘位置的人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形而上学本体的研究之外。到近代西方哲学,肇始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主体逐渐演变为康德的能动先验自我、黑格尔的绝对自我,他们企图消解形而上学本体的根基,开创性地关注人的理性能力,因此构成德国古典哲学繁荣的唯心主义唯理论研究。正如王寅所说,处于隐性位置的人有时稍微露了一下“脸”^{[3](P588)}。从此,形而上学主体的先验理性不断被神化,笛卡尔的“我思”式理性经由康德的先验哲学最后发展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且黑格尔还把绝对精神上升到上帝的高度。厘清先验理性的研究脉络,我们发现:他们声称人的先验理性实际上并非能够彻底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藩篱,只是把形而上学的本体研究转移到形而上学主体上来而已。形而上学主体具有先验理性能力,脱离现实存在和具身感

官体验,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客观真理不受现实人的“价值污染”,以此通过人的先验理性来获得普遍真知。概言之,这种形而上学主体或者先验自我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脱离了与客观世界的主客双向互动,更不用说人类思维的体验性与互动性。

人是思维、语言、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有机体,谈到哲学不可避免会涉及语言问题,因为语言背后蕴藏着人的哲学运思方式。也就是说,语言理论会受到其哲学基础或者“人本观”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哲学思辨中预设语言来源,反思语言背后不同程度的人本因素。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逻各斯”兼有“理性、言说、思考”等义^{[3](P37)}。到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生为代表的古希腊时期,他们把语言视为探寻世界真理的工具。真正意义的语言哲学要从费雷格开创的“现代形式逻辑”算起,费雷格把分析语言作为根本任务,试图揭示语言背后的“存在与思维或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形式科学语言,排斥自然语言,保证语言(思维)与客观世界同构,否定人的思维的隐喻性和建构性,自然而然语言当中的人本因素被彻底排除在外。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逻辑仍然归因于人的先验理性,语言是形而上学主体、能动先验自我或者绝对自我表达先验理性的工具和形式。现代语言哲学受到传统形而上学本体或者主体的影响,它传承了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先验论、唯理论等哲学传统。所以,语言哲学研究并非仅仅限制在从费雷格开始的形式语言,而先前的哲学家们不乏相关的语言理论。康德曾明确指出,人的先验悟性范畴在语言层面上指的是一系列的语法规则,也就是人的先验悟性(理性)

预先划定了语言的界限和范围。因此可以说,他率先提出了现代哲学中的所谓“语言的转向”^[4]。更何况之后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他们的语言理论都有欧洲先验论、分析哲学和形式化理论的影子。前者认为语言是脱离现实人的一个先验的形式系统,后者坚信人类大脑存储着一套语言固有的先天句法结构。两者都竭力排除语言中的“人本因素”,认为语言是独立于生活在现实世界和社会语境中人的封闭系统。追根溯源,虽然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关注到人类理性、知性及认识能力,乔姆斯基也把人类大脑认知引入语言研究,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没有真正开始研究人、语言、认知的本质,割裂了人与现实的主客体双向互动。但是,在哲学批判中应该谨记列宁的告诫:不要将小孩和污水一同泼掉^[5]。只有基于前人的哲学或者语言研究才能更好地发展本土理论,要理性看待哲学脉络间的传承与创新。体验哲学的出场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的具身体验和具身认知,“体认语言观”才让人真正认识到语言背后的现实基础和认知加工。

二、笛卡尔之形而上学主体的先验理性

笛卡尔首次把“我思”式的理性确立为认识的来源,认为人的天赋理性与生俱来,它能如同镜像般直观地反映客观世界。他的初衷是基于“人主体”立场建立“笛卡尔怀疑式方法论”,以期凭借“我思”式理性来怀疑甚至否定中世纪神本观。尤其是,他通过贬低经验论反对人的感知觉的不确定性来建构具有普遍性、绝对性、必然性的理性主义大厦。不过,他在寻求普遍客观真理的过程中,以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排除经验论所固有的“人之偏见”和“价值污染”,开创了主客对立的“二元论”。笛卡尔把作为怀疑之根据的“我”视为脱离现实世界和具身感官经验的形而上学主体,主张脱离身体的先验理性

与具有物质属性的感官身体之间的二元分裂。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违背“人主体”的初衷,“我思故我在”第一原则中的“我”,严格来说是一个形而上学主体,或者是一个先验精神或先验理性^[6]。笛卡尔秉承先验理性统治现实存在、内在精神决定外界物质的唯心主义思路,把一种形而上学意义而非经验意义上的本体导入了人的认识,即作为一种先验理性发出思考或者怀疑的指令,开创了他所谓的以人为主体的认识论转向。诚如赵林所说:“通过‘在’的直接明证,怀疑式的‘思’属于内在经验结果,但是‘我’始终处于缺乏现实根据的形而上学预设。”^[2]总之,“笛卡尔范式”的理性人本观把“人”视为披着形而上学外衣的主体,是先验理性之人,而非现实人,这样的哲学理论不可避免影响其语言观。

语言同样被视作先验理性的产物,具有天赋性和普遍性,且笛卡尔持有“普遍语法观”。还有后来近代史上的阿尔诺和朗斯诺受到笛卡尔先验理性的启发,认为“理性”“逻辑”“概念”具有普遍性,语言是它们的表现形式,语法应依逻辑而建。在形而上学主体先验理性主导下的语言并非源自主客体的双向互动,而是一种单向的精神(意识)决定物质(存在)的机械运动,更不要说语言表征下的现实与认知特性。现代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也提出类似“语言天赋说”的论断,学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笛卡尔的先验理性为乔姆斯基“语言天赋说”之先声的推测。因此,语言一开始就被禁锢在形而上学客观主义哲学的牢笼中,排除人的具身感官体验和基于此产生的能动的具身认知,它被视为人类探寻先验理性的工具。笛卡尔声称的形而上学主体的主观性派生于先验客观理性,他始终没有认识到人的主客体双向互动,而只是以形而上学主体作为哲学的牢固根基。

三、康德之能动先验自我的先验哲学

康德试图调和近代认识论史上关于经验论

和唯理论的对立,大胆建构“先天综合判断”的先验哲学,将认识方式限定在“先天性知识结构”上,主要包括“时空观”和“十二先天范畴”。先验哲学的宗旨是使客观对象符合人先验的认识形式,即以先验感性直观和知性认识客观对象。一方面,他承认“物自体”的客观存在,认为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另一方面,他认为人若想要认识“物自体”必须通过人先天存在的感性直观形式。换言之,“物自体”作用于人的感官并进入到时空才能产生其“现象”。所以,先天感性认识能力是经验认识的前提或基础,先验自我的感性直观使我们先天地获得关于物本身的感性认识,“物自体”的真正本质是人类所不能达到的未知彼岸。而且,康德提及的经验并非认知语言学的身体体验,二者有明显差异。他单单承认经验的刺激作用,认为经验知识从诞生以来就包含有先天成分,何谈身体体验对人具身认知产生的能动建构作用。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看,康德的先验自我进一步看到了人具有认识的能动性,但是这种能动性禁锢在先验主体的固有框架中,没有从物质本源或者具身体验的角度来审视人的感性和理性认识能力。正如单少杰所言:“先验自我‘受孕’于物自体而产生其现象,但是感性认识是先验自我所固有的主观认识形式,所以这个孩子完全不像他的长辈。”^[7]与先验哲学中的经验不同,认知语言学关于认识的来源强调,认识(认知)是现实的产物,身体经验建构人具体的认识方式,范畴、意象图式、理想化认知模式等的形成都源于现实的身体经验,且人能够认识外界事物及其关系并内化于大脑中的认知网络。另外,先验哲学中的“十二先天范畴”属于先验知性概念,顾名思义,通过它建立的概念、范畴源自能动先验自我的知性认识能力,并不反映现实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3](P63)}。先验感性所获得的零散知识必须通过知性才能上升为真正的知识。概言之,感性和知性是先验自我的属性特征,认识

的产生脱离了具身体验,始终带有先验天赋的影子。尤其是从人的第三种认识能力来看,先验理性具有局限性,人只能认识现象却不能认识“物自体”本质,因此导致不可知论的产生。

虽然康德没有过多谈论语言,但是从少有的语言观点中仍然可以看出先验哲学和先验自我的印记。他曾明确阐述“语言派生于知性”,认为语言是人的知性能力引导下的产物^{[3](P64)}。知性下的“十二先天范畴”不是从具身经验中归纳得来的,而是人运用先验知性所固有的内在逻辑机能对零碎的经验表象进行综合确定意义,从而生成具有普遍必然性或者客观性的先验性知识。语言作为规范客体(对象)的一种工具形式,其原则就是先验自我具有的先验范畴。语言是借助先验范畴使人们所要认识的客观对象成为共同规定的语言意义对象。也就是说,语言限定了人类先验知性和理性的各自范围。而且,康德认为,对象符合人先验直观机能的性质比感性直观符合未知的对象本质要容易得多^[8]。由此得知,康德把语言视为知性的产物是有其哲学基础的,他借以语言的先验范畴来规定客观对象的性质,实现从“认识符合对象”到“对象符合认识”的批判哲学革命。从这个意义上看,语言终究脱离不了客观主义哲学的窠臼,承袭了自古希腊以降的“语言工具论”。另外,他把先验范畴与语法规则二者进行比较,认为先验范畴是包含绝对的、普遍的和必然规律的逻辑形式,而语法规则是包含普遍语法的语言形式。康德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解释不了为什么每种语言有不同的形式结构,或者说为什么在某种具体的语言里存在固有的形式规定。”^[9]换言之,语法规则是先验范畴在语言工具层面上的具体阐释,是作为统摄具体经验的先验逻辑形式。透过康德的先验哲学看语言,语言中“人主体”的哲学立场还未真正建立,即使他比笛卡尔更进步,发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喊出“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但是始终囿于能

动的先验自我,自然语言观也脱离不了其先验、天赋的理性。

四、黑格尔之绝对自我的先验理性

黑格尔作为欧洲唯理论的集大成者,将欧洲形而上学研究推向高峰,试图借助“绝对精神”的一元论消解康德以“先验自我”为基础的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割裂的二元论。他认为,人是绝对精神的工具而且彰显了绝对精神本身^{[3](P568)}。康德虽然承认附属于先验自我的先验知性和先验范畴具有主观能动性,但是未能完全彻底贯彻其先验自我的主体性,始终受到知性内在逻辑机能的羁绊。换言之,康德没有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到基于古希腊以“逻各斯”和“努斯”为代表的客观理性^[10]。在康德的先验自我看来,人的先验理性并不能真正认识“物自体”的绝对本质,所以他采取了一种妥协处理,把理性被迫降格为知性,这就意味着他未能实现其追求大全、绝对体系的初衷。而黑格尔在面对普遍分裂的时代背景和哲学问题时提出一种大全的、统一的“绝对精神”,他对“绝对”的理解没有局限于康德的先验自我有限的、抽象的主观性。正如张汝伦所言:“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动机就是结合古希腊客观存在的理性与近代哲学的主体意识。”^[11]黑格尔关于“人”的立场与笛卡尔、康德的理性人本观殊途同归。为保证获得客观真理,他们把与理性无关的感情、意志、具身体验等主观因素排除出客体研究,或者把人视为孤立的、分裂的客体,即被割裂成思想的、心理的、生理的等片面客体^[12]。人不再是完整生活在现实环境中的人。这种主客体统一的“绝对精神”实际上仍然是康德“先验自我”的替代品,是一种绝对化的主体性,用来消解“物自体”与“现象”的对立。黑格尔曾明确指出,“物自体”只是空虚自我把本身空虚的同一当作对象的产物^[13],所以,他对“物自体”持有否定态度。但是,在作为研究黑格尔思想的著名学者伽达默尔

看来,意识的经验运动必然导致异己物(物自体)消失于自我认识之外^[14],从而使得绝对化先验自我的认识标准成了经验的标准,建立起绝对的统一。黑格尔把人的理性或者绝对精神提升到从古至今从未有过的高度。不过,通过重新梳理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其同样贯彻古希腊的“理念”、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主体及康德的先验自我所坚持的“人主体”哲学立场,他们所论述的人远离了现实性根基,是脱离现实世界和具身感官经验的先验理性,以一种抽象的、非形体的方式变相地发挥了先验理性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它抽取了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15]。

黑格尔的语言观相比康德的天赋语言观更为彻底、激进。McCumber 宣称,“黑格尔是罗蒂说的‘语言学转向’后第一个主要的语言哲学家。”^[16]黑格尔曾明言语言是普遍性、绝对性先验自我的思维外化而取得的实存形态,或者绝对的主观精神向外转化的产物就是语言。语言总是与逻辑、绝对精神“纠缠”在一起。正如新黑格尔主义者 Mure 所说:“没有通过言语表达出来的思想就算不上是一个完整的思想。”^[17]在精神现象学阶段,自在存在的逻辑本质内化于这个语言工具,语言作为逻辑的自在存在的体现就是逻辑。换句话说,语言为思维进程中表达绝对精神、先验理性、逻辑的工具,逻辑是语言的本性。在逻辑学阶段,语言上升为自在存在,只有依据绝对精神才能阐发其逻辑本能。我们不妨解释为语言是逻辑的本性。推崇辩证法的黑格尔坚持语言工具论向存在论的转变,逻辑不是外在于语言而是逻辑可能就是语言的本身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就是逻辑,是一种具有“逻各斯”原则的绝对自我发展的形态。虽然他也认识到语言当中的主体性精神,但依旧囿于绝对化先验主体的固有框架。所以,马克思认为,基于形而上学主体而建立的神秘主客体统一体正是神——绝对精神,它“知道

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18](P332)}。而且,黑格尔把范畴、概念视为人类和自然界出现以前的“绝对精神”,那逻辑语言(文法)自然也是先天存在。他忽视人与客观世界、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的双向互动作用,因此,主观自生的范畴、概念等并不反映客观事物的特征和过程。这为20世纪之初兴起的语言哲学做好了哲学理论铺垫。

五、现当代语言哲学之语言的先验逻辑

费雷格是20世纪初期语言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基于模糊性自然语言的经典形式逻辑导致以往形而上学哲学研究未能求得真理,主张建立完全形式化的数理逻辑分析语言以澄清哲学问题,从而达到摧毁形而上学根基的最终目的。之前,形而上学关注的命题都是无法依据数理逻辑证明的“无意义”的伪命题。相反,只有通过形式语言的内在逻辑分析才能证明语言或思维与客观世界同构。费雷格指出,“逻辑关心的仅仅是分析的、被人先天认识的逻辑形式。”^[19]形式语言的建立就意味着排除具有模糊性和整合性的自然语言,人类思维的隐喻性、主客性、建构性完全被忽视,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自然就排除在外,“零位人本观”本能地印刻在语言的先验逻辑之中。后来,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论受到费雷格的影响,坚持“语言图像论”,“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20]。语言是划分世界的界限,他们把逻辑语言或者语言的内在逻辑与客观世界建立直接对应的联系,如果遇到不符合先验逻辑或者不可言说的命题就断然判定为无意义命题。这样看来,现代语言哲学虽然打着反形而上学的旗号,但实则还是以形而上学为轴心。以往的形而上学本体或者形而上学主体摇身一变,以一种逻辑语言形式镜像般地反映思维与客观世界间的同构。换言之,“现代形式逻辑”是以逻辑形式为外衣的绝对观念^[21],透过逻辑

语言的“逻各斯”本质折射出“非现实人”的先验理性或者绝对精神。继而逻辑实证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石里克和卡尔纳普也继承了逻辑主义思想,不过他们另辟蹊径地将逻辑主义与(实证)经验主义相结合,试图调和理性论和经验论。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的逻辑实证论者认为,判断语句意义的标准依赖于与世界同构的经验事实,不过其语义标准似乎是预先存在的。这是由于他们所坚持的经验事实标准并非来自现实人对客观现实的具身体验,而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经验是人主观自生的东西,且否认经验中存在的客观内容^[22]。因此,无论是逻辑标准还是经验证实标准都源自形而上学主体的先验理性,是先验理性在语言“逻各斯”本质的体现,逻辑实证论者其实把形而上学从后门引了进来。这与客观主义形而上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先验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认为,要获得客观真理,主客体必须分离,基于现实人的主观意识必须加以排除。由此可见,语言哲学史的演变植根于德国古典哲学先验论、现代分析哲学,后来兴起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都可视为语言哲学的延续。各自的语言观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客观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上衍生而来。索绪尔真正开始立足于“关门打语言”的立场,认为语言是一个独立于个人实际言语的内在的、先验的、封闭的规则系统,且重点研究语言的形式关系。他割裂语言与现实中的人,承认先验的逻辑形式关系意味着否认意义的体验性和认知的具身性。之后,乔姆斯基更为激进地鼓吹语法中的先验理性,把语言背后蕴藏的先验逻辑变装为先天存在于人脑中的普遍语法规则,更加明确提出“语言天赋观”。

六、体验哲学之具身认知及“体认语言观”

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蔓延,人本因素愈发受到关注,基于体验哲学的体验人本观反

拨了传统人本观和近现代人本观中的客观主义形而上学,重新审视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及其语言中的人本因素。Lakoff & Johnson 建立的体验哲学批判传统哲学史上的经验论和理性论,且称之为客观主义哲学^[23]。它虽然承认人的理性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但理性不受人自身的身体构造和具身体验的制约^[24]。具体说来,先验理性根植于绝对抽象的、无形体的形而上学主体。与此相对应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是基于先验理性的产物,是脱离人的具身体验和大脑认知与客观世界的双向互动。由客观主义语言观支配下的语言是抽象符号,语义的判断标准是指其真值条件或者先验逻辑形式是否与客观世界直接对应。与此相反,体验哲学的核心原则是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及思维的隐喻性^[23],这种非客观主义哲学既突出物质(存在)的决定作用,经由身体体验客观世界产生具身认知,又强调意识(具身认知)的能动作用,能动意识对身体经验进行分类范畴化,借助意象图式隐喻映射到其他抽象领域,从而理解周遭现实存在。体验哲学认为,具身认知或者能动意识并非来自人的先验理性,而是在现实世界或者身体结构不断刺激大脑时产生的,具有物质本源。“体认语言观”立足于主客体双向互动的视角遵循“现实——认知——语言”的研究进路,心智和语言经过现实和认知的两层过滤,即对现实的“具身体验”和“具身认知加工”,这就表明语言不能如同自然之镜“反射”外界现实,而是像哈哈镜“折射”外界现实和人的具身认知。换言之,语言不能同构客观世界,而是拟构。恰如张炼强所指出:“经过人具身认知而观察到客观世界是主观观察的结果,语言折射具身认知对客观世界能动组合的结果。”^[25]体认语言观与马克思关于“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18](P308)}的语言观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语言不是脱离现实生活实践而产生,它如同具身体验而产生的能动意识一样,是基于现实交

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语言作为一种现实实践的产物,不从属于形而上学主体或者先验自我的先验理性并从中流溢出来,也不是绝对自我“绝对精神”的外在工具,而是生活在社会现实中人的具身认知的能动产物。

七、结语

纵观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客观主义形而上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古希腊毕因论时期,人们为了探寻形而上学本体的客观真理,语言被视为寻求真理的工具。语言中的人本因素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不受重视。到了近现代哲学,笛卡尔虽然把人的理性能力引入认识论,但却埋下形而上学主体的先验理性种子。语言是先验理性的产物,且衍生出理性人本观。进而康德的能动先验自我仍坚持欧洲唯理论的传统,在先验感性和知性的框架内谈及语言的先验范畴,能动先验自我的先验理性有其局限性,所以不能认识“物自体”本质。黑格尔主客统一的“绝对精神”虽然更为激进地提出人具有能够认识物体本质的理性能力,但实际上是绝对化的先验自我,且语言的内在“逻各斯”本质必须经由绝对精神才能表现出来。先验理性的哲学基础和语言的逻辑分析传统被费雷格以及其他逻辑实证论者所继承,后来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也提出各自的语言观,其共性是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语言和认知的本质,忽略人的具身体验和具身认知加工。直到“体认语言观”的出场才真正开始关注语言的主客体双向互动,且体验哲学推崇体验人本观,重新审视人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和能动的具身认知,而并非先验理性的能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王寅. 中国后语哲与体验人本观:十一论语言学研究新增长点[J]. 外语学刊, 2012(4): 3-8.
- [2] 赵林. 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根基[J]. 学习与探索, 2005(5): 69-73.

- [3] 王寅. 语言哲学研究:21 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4] 江怡. 对语言哲学的批判:维特根斯坦与康德:兼论英美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关系[J]. 哲学研究,1990(5):94-103.
- [5] 张廷国,梅景辉. 形而上的语言与语言的形而上学:论黑格尔的概念论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J]. 哲学研究,2008(6):47-53,127-128.
- [6] [法]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庞景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5-26.
- [7] 单少杰. 康德认识论:主体与客体[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4):32-36.
- [8]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韦卓民,译.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8.
- [9] [德]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 庞景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97.
- [10] 郭晓东. 理性与经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现代阐释[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54-59.
- [11] 张汝伦. 历史与实践[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93.
- [12] 王寅.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语言学前沿:体验人本观与认知语言学[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6):17-26.
- [13] [德]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26.
- [14] [德]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上)[M]. 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56.
- [15] 刘坛孝,焦成. 图示语言通感的认知理据[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42-48.
- [16] Mccumber J. The company of words: hegel, language and systematic philosophy [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3:20.
- [17] Mure G R G. A study of Hegel's logic[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0:8.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19] Frege G.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 [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0: 20.
- [20] [奥]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贺绍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
- [21] 刘同舫. 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发展的轴心[J]. 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5-17.
- [22] 王红艺. 试评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J]. 南昌大学学报(工科版),1985(4):85-90.
- [23] Lakoff G,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1999:90.
- [24]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9.
- [25] 张炼强. 语言和言语活动的认知思维理据:兼论认知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99-114.